

【一日思惟：時當弘法，不可終遯。遂出至廣州法性寺，值印宗法師講《涅槃經》。時有風吹幡動。一僧云：風動；一僧云：幡動。議論不已。能進曰：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。一眾駭然。印宗延至上席，徵詰奧義。見能言簡理當，不由文字，宗云：行者定非常人。久聞黃梅衣法南來，莫是行者否？能曰：不敢。宗於是執弟子禮，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。印復問曰：黃梅付囑，如何指授？能曰：指授即無，唯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。宗曰：何不論禪定解脫？謂曰：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】

有一天，六祖暗自思惟：時機成熟，應當弘法了，不可以老是隱跡潛居。於是就離開四會的獵人隊，到達廣州的法性寺，正好遇到印宗法師在講《涅槃經》。當時有風吹動懸幡，有一位出家人說，這是風動；另一個出家人說，這是幡動；兩個人爭論不休。惠能走上前面，向他們說：「不是風動，也不是幡動，是仁者的心在動。」大眾聽了此話，都非常驚異！印宗法師將惠能迎請到座中上席，向惠能求教佛法深奧的義理。見惠能言詞簡單、義理確當，並不像是從文字中來。印宗說：「行者一定不是平常人。久聞黃梅五祖的衣法南來，莫非就是行者嗎？」惠能說：「不敢。」印宗法師於是執弟子禮，宣布這樁事情，請惠能將祖祖相傳的衣鉢拿出來給大眾看。印宗法師又問道：「黃梅五祖付囑衣法時，是如何指示傳授？」惠能說：「指授是沒有的，只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。」印宗說：「為何不論禪定解脫？」惠能說：「因為禪定解脫是二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。」

在這一節中，印宗法師之於六祖就像鮑叔牙之於管仲，因緣際

會，成就一番非常事業。初見面的問對中，就將佛法宗旨托出：唯論見性。《禪宗血脈論》云：「若欲見佛，須是見性，性即是佛。」若不見性，縱然是念佛誦經、持齋持戒，只不過是修世間有漏福報而已，於成佛作祖無益處。黃檗禪師說：「即心是佛。上至諸佛，下至蠢動含靈（一切有情眾生），皆有佛性，同一心體。所以達摩從西天來，唯傳一心法，直指一切眾生本來是佛，不假修行。但如今識取自心，見自本性，更莫別求。」本覺真性，就是佛性，悟時稱作般若智慧，修持稱為楞嚴大定。宗密大師說：「若頓悟自心（六根之性就是自心），本來清淨，元無煩惱。圓滿智慧，本來自己具足。此心即佛，畢竟無異。依此理體於日用平常中修正心行者，是最上乘禪，亦名如來清淨禪，亦名一行三昧，亦名真如三昧，此是一切三昧根本。」如果能念念修學，歷事鍊心，自然漸漸就證得百千三昧，就是《金剛經》所說的「無住生心」，不住一切緣境所顯的清淨心就是。達摩這一派所傳的，就是這樣的禪。由此可知，頓悟自心，就是見性，就是六祖所傳的禪定；並不是見性之外，別有能修所得的禪定。

「解脫」，是解除迷惑造業的繫縛，脫離三界六道的苦果。慧海禪師《頓悟入道要門論》云：「曰：云何得作佛去？師曰：不用捨眾生心，但莫污染自性。經云：心佛及眾生，是三無差別。曰：若如是解者，得解脫否？師曰：本自無縛，不用求解。」這與六祖所說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是同樣意思。由此可知，自心是佛，自心就是自性。自性本來清淨，自性本無染著，自性本來解脫，並不是見性之外，別有一個能修、能證的解脫。

六祖說：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」只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，就是不二法門。見性就是禪定、解脫，禪定、解脫就是見性，這是三而一，一而三，即三即一，即一即三，是謂之不二之法。慧海禪師

《頓悟入道要門論》云：「欲修何法，即得解脫？唯有頓悟一門，即得解脫。云何為頓悟？頓者，頓除妄念，放得下；悟者，悟無所得，看得破。問：從何而修？答：從根本修。云何從根本修？答：心為根本。云何知心為根本？答：《楞伽經》云：心生即種種法生，心滅即種種法滅。《維摩經》云：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，隨其心淨，即佛土淨。《遺教經》云：但制心一處（控制心在一處），無事不辦。經云：聖人求心不求佛，愚人求佛不求心；智人調心不調身，愚人調身不調心。《佛名經》云：罪從心生，還從心滅。由是之故，知道善惡一切皆是由於自己的心，所以心是根本。如果想求解脫，首先必須認清根本。要是不能通達這個道理，必定是徒勞無功，著相外求，無有是處。」禪門經云：「於內覺觀，如一念頃，即證菩提。」而根本的修法，就是修習禪定。何謂「禪」？妄念不生為禪。何謂「定」？坐見本性為定。本性者，就是自己不生不滅的真心。「定者，對境無心，八風不能動。」八風是指：利益、衰耗、毀謗、榮譽、稱讚、譏刺、受苦、受樂，這八種境界。若能於此八種境界中如如不動，得此定者，雖是凡夫，即入佛位。《菩薩戒經》云：「眾生受佛戒，即入諸佛位。」證得如此境界，就是解脫，就是不二法門。

【宗又問：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能曰：法師講《涅槃經》，經明見佛性，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《涅槃經》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：犯四重禁、作五逆罪、及一闍提等，當斷善根佛性否？佛言：善根有二：一者常，二者無常，佛性非常非無常，是故不斷，名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蘊之與界，凡夫見二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。無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。】

印宗法師又問：「什麼是佛法不二之法？」六祖說：「法師講《涅槃經》，經明見佛性，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《涅槃經》高貴德

王菩薩對佛說：犯四重禁、作五逆罪，及一闍提等，應當斷善根佛性嗎？佛說：善根有二種，一者常，二者無常，佛性不是常，亦不是無常，是故說為不斷，這就是不二之法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因此名為不二之法。五蘊與十八界，凡夫見之以為二，有智慧的人通達事理，知道其性本來不二，無二無別之性就是佛性。」

在這一番問答裡，六祖舉例《涅槃經》的經文，向印宗法師解釋什麼是佛法不二之法。『犯四重禁』是指根本戒，四種重罪就是殺生、偷盜、淫欲、大妄語。『作五逆罪』是指殺父、殺母、殺阿羅漢、惡意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。『一闍提』是印度話，意思是不信佛法、不信因果、不信業報、沒有慚愧心，這樣的人，諸佛菩薩都無法幫助他。《涅槃經》裡，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對佛說：如果犯四種根本大戒、毀謗大乘經論、造五種大逆不道的罪惡、又不信佛法的人，如是等人要是還有佛性的話，為何還要墮地獄？這些人要是還有佛性的話，佛為何又說無常樂我淨？沒有善根的人叫「一闍提」，沒有善根的人，他的佛性何以不斷？佛性要是斷了，為何又說有常樂我淨？如其不斷，為何又稱他為一闍提？佛陀對於這一連串的問題，就以「佛性非內非外、佛性非有漏非無漏、佛性非常非無常，是故不斷」的道理，來解答高貴德王菩薩的疑問。

「五蘊」也叫做五陰，是指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」五類。「色」是指一切物質的總代名詞，就是百法中的五根、六塵，十一法。「受、想」是心所有法中的二法。「行」，除受想之外，包括心所有法中其餘四十九法，及不相應行法的二十四法。「識」是通指八識。所以，五蘊已全部包含一切有為生滅法。「十八界」是六根、六塵、六識。凡夫妄見，愚痴迷惑，不明真相，故說為二。智者明瞭事理，通達真相，於一切法不起有無分別妄念，無心無念，則

五蘊十八界皆空。所以，蘊之與界，無二無別。

【印宗聞說，歡喜合掌言：某甲講經，猶如瓦礫；仁者論義，猶如真金。】

印宗法師聽了六祖所說，心裡非常歡喜，恭敬合掌說：「某甲講經，猶如瓦礫；仁者論述經中的義理，猶如真金。」我們從印宗法師的言詞、態度上來看，印宗法師的確是非常人也。蓮池大師說得好：「六祖既然接受黃梅五祖的心印，避難隱藏在屠戶獵人傭賤一十六年。以後他遇到印宗法師的講席，出風幡語，為印宗法師聽到而延入，為他剃染，禮請升座說法。人知六祖之為龍天推出矣，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。其自言：『某甲講經，猶如瓦礫；仁者論義，猶如真金。』要曉得，印宗法師已經久居講席，已是前輩的大法師，若是法師人我不忘，貢高我慢，好勝之心尚在，怎麼能如是尊賢重道、捨己從人，以至於如此？六祖固然是乘願再來之人，而印宗法師亦是六祖同一類人物。聖賢聚會，豈偶然而已哉！」

【於是為能剃髮，願事為師。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。能於東山得法，辛苦受盡，命似懸絲。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，莫非累劫之因。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，同種善根，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聖所傳，不是惠能自智。願聞先聖教者，各令淨心，聞了各自除疑，如先世聖人無別。】

印宗於是為惠能剃髮，願意事師六祖大師。惠能在智藥三藏手植的菩提樹下開演東山禪宗頓教法門。惠能於東山得法以後，受盡辛苦，生命就像懸絲般的危險。今天能與史君、官僚及僧尼道俗共同聚集在此一會，莫非是多生多劫所結的法緣。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，同種善根，方才有緣聞得如上頓教得法的因緣。教法是先聖所傳，並不是惠能自智。願欲聽聞古聖先賢教法之人，自己先要淨自心，用清淨心聽法。聽了以後，各自除疑生信，就如先世聖人一

樣而沒有差別了。在這一段中，最重要的開示就是得法端在淨心除疑。《金剛經》云：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。」不但參禪需要淨心，研教、念佛亦必須清淨心才能大開圓解、一心不亂。

【師復告眾曰：善知識！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緣心迷，不能自悟。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。當知愚人智人，佛性本無差別，只緣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】

六祖告訴大眾：「善知識！菩提般若的智慧，世間眾生本來自己就有，只因一念妄緣，不覺心迷而不能自悟，必須借助大善知識來指導見性。應當知道，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，只因迷悟不同，所以才有愚人智人不同。」六祖說「佛性本無差別」，的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故一切法平等。又說：「人人具足，個個圓成，本來是佛，與佛無異。」迷則佛是眾生；悟則眾生是佛。迷人向文字中求，悟人向心地而覺。迷人修因待果，悟人了心無相。悟時本性不增，迷時本性不減，是真正平等，一切佛經無非令人悟入此事而已。迷者執著身心為我，悟者智照應用自在。愚人分別著相自生障礙，智人見性事事無礙。菩薩觸物懂得用觀照的功夫，無所不照；聲聞怕境昧心。悟者日用無生，迷者現前不覺。從這些話中我們體會到，佛與眾生其實只不過是迷悟不同而已。